

[美]

威廉·福克纳 - 著

金陵心 - 译

THE
SOUTHERN
HERY
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

喧哗 与骚动



William Faulkner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〔美〕威廉·福克纳◎著

金陵心◎译

喧哗与骚动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喧哗与骚动 / (美) 威廉·福克纳著; 金陵心译. —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21.5

(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)

ISBN 978-7-5682-9597-0

I. ①喧… II. ①威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1) 第078032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责任编辑 / 田家珍

印 张 / 12.25

朱 喜

字 数 / 288千字

文案编辑 / 朱 喜

版 次 / 2021年5月第1版 2021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校对 / 刘亚男

定 价 / 52.00元

责任印制 / 王美丽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William Faulkner

1949

阅读·时光
READING TIME

人生如痴人说梦，充满着喧哗与骚动，却没有
任何意义。

——莎士比亚《麦克白》

1928年4月7日^①

透过栅栏，从缠绕的花枝的空隙，我看见他们正在打球。他们朝插着小旗子的地方走来，我便沿着栅栏向前走去。勒斯特正在花树边的草地上寻找。他们拔出了小旗，接着打起球来，随后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，走到开球的高地上，先是一个人击打，接着另一个也击打。他们继续走下去，我也沿着栅栏朝前走。勒斯特离开了那棵花树，我们一道沿着栅栏前行；这时候他们停下来，我们也停下来。勒斯特在草地中寻找时，我便透过栅栏看过去。

“球在这里，开弟^②。”那个人又击打了一下。他们走过草地。我紧紧贴住栅栏，看着他们走开。

“听听你的声音，哼哼唧唧的，多难听啊。”勒斯特说，“你真了不起，不是吗？三十三岁了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我还上城去给你

①本章是班吉的独白。这一天是他三十三岁的生日。

②高尔夫运动中的球童（Caddie），因为与班吉的姐姐凯蒂（Kaddy）发音相同，所以班吉会因此想到他的姐姐，从而开始痛苦地呻吟。

买来了蛋糕呢。停止哼唧吧！你就不能帮我找找那枚二毛五的硬币，好让我今天晚上能去看演出吗？”

他们很长时间才打一次球，球飞过草地。我沿着栅栏回到小旗的附近。旗子在耀眼的草地和树丛间飘荡着。

“过来啊！”勒斯特叫道，“那边我们已经找过了。他们也不会很快回来的。我们到小河边，在那帮黑小子们找到以前，先把那枚硬币找到吧。”

旗子是红色的，在草地上呼啦作响。这时有只鸟斜冲下来，落在旗子上面。勒斯特丢过去一个土块。旗子在耀眼的草地和树丛间飘荡着，我紧紧贴住栅栏。

“停止哼唧吧！”勒斯特说，“他们不自己走过来，我也没法叫他们走过来，是不是？要是你不闭嘴的话，姥姥^①就不给你过生日了。要是你不闭嘴的话，我会让你知道我要怎么做。我要把那个蛋糕通通吃光，连蜡烛也一起吃下去。吃下那整整三十三支蜡烛。来，我们到小河边去吧。我得找到我的硬币，没准儿我们还可以捡到一两个他们的球。喏，他们在那里。已经很久了，你看到没有？”他走到栅栏旁边，伸着手臂，“你看，他们不会回到这里了。我们走吧。”

我们沿着栅栏，走到花园边。我们的影子就落在了栅栏上。我的影子要比勒斯特的高。我们一直走到有缺口的地方，从那里钻了过去。

“等一下。”勒斯特叫道，“你又被那根钉子钩住了。你就不

①勒斯特的姥姥迪尔西，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佣。

能不被那根钉子钩住，而从这里钻过去吗？”

凯蒂帮我把被钩住的衣服从钉子上解开，我们于是钻了过去。^①凯蒂说：“毛茛舅舅嘱咐过，别让任何人看见我们。因此，我们最好猫下腰。猫下腰，班吉，看，像我这样。”我们猫下腰，越过花园，花朵刮着我们沙沙作响。地面很硬。我们又从一道栅栏上爬了过去。几头猪在那里嗅来嗅去，一面呼噜作响。凯蒂说：“我猜它们一定很难过，因为它们有一个伙伴今天被宰了。”地面很硬，虽然被翻垦过，但还是有很多大土块。

“把手插到裤袋里，”凯蒂说，“不然会被冻坏的。你并不想让你的手到圣诞节的时候被冻坏，不是吗？”

“外面太冷了。”威尔许说，“你不是想出去吧？”^②

“又怎么了？”母亲问着。

“他想到外面去。”威尔许说。

“让他去吧！”毛茛舅舅说。

“外面太冷了。”母亲说，“他最好还是留在屋子里。班杰明，你不要再哼哼了。”

“那对他并没有什么坏处。”毛茛舅舅说。

“喂，班杰明，”母亲说，“要是不肯听话的话，那你只好被带到厨房里了。”

①班吉回忆起1900年圣诞节之前（12月23日），凯蒂带着他去为毛茛舅舅送信给邻居派特逊太太的事——那是一封情书。

②1900年圣诞节之前，比送信的时间早一点。威尔许也是照顾班吉的黑人小厮。一共有三个人担任过班吉的黑人小厮，分别是：威尔许（迪尔西的大儿子）、狄比（迪尔西的小儿子）和勒斯特（迪尔西的外孙）。

“我妈说今天别让他到厨房里去。”威尔许说，“她说她要在那里做好过节吃的东西。”

“凯罗琳，让他去吧！”毛莱舅舅说，“你这样为他操心，会生病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母亲说，“我有时想，这一定是上帝对我的惩罚。”

“我明白，我全明白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你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让我给你调杯棕榈酒吧！”

“这只会让我更加难过。”母亲说，“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你会觉得舒服一点的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小子，给他穿得厚一点，带他出去玩一会儿吧。”

毛莱舅舅走了，威尔许也走开了。

“别吵了。”母亲说，“我们难道不希望你快点出去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得病罢了。”

威尔许给我穿上套鞋和大衣，我们拿了我的帽子，然后出去了。这时候毛莱舅舅正在饭厅里，把瓶子放回餐具橱里。

“小子，让他在外面玩儿半小时好了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要在院子里面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威尔许说，“我们从来不会让他跑出院子的。”

我们走到外面。阳光寒冷而耀眼。“你要到哪儿去呢？”威尔许问着，“你总不会想要到镇上去吧，你这样想吗？”我们走在沙沙作响的落叶上。院子的铁门寒冷刺骨。“你最好把手插进裤袋里。”威尔许说，“你把你的手放在铁门上，手指会被冻伤的，那

就不好了。你为什么不肯待在屋子里等着他们呢？”他把我的手塞到裤袋里。我听得见他在走路的时候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。我闻得到寒冷的气味。院子的铁门寒冷刺骨。

“这里有几个野核桃。好样的，跳到那棵树上去了。看哪，班吉，那里有一只松鼠。”

我不再感觉到院子的铁门寒冷刺骨了，但是我仍然能够闻到那种耀眼的寒冷的气味。

“你最好把手插进裤袋里。”

凯蒂回来了，接着她跑起来。她的书包在背后跳动着，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。

“嘿，班吉！”凯蒂喊着。她打开铁门走进来，然后弯下身子。凯蒂的身上有一股树木的香味。

“你是来接我的吗？”她问，“你是来接凯蒂的吗？威尔许，你怎么让他的双手冻成这样。”

“我是要他把手插进裤袋里的。”威尔许回答说，“但他一定要抓那扇铁门。”

“你是来接凯蒂的吗？”她问道，一边给我搓着手，“你怎么了，你到底要告诉凯蒂什么呢？”凯蒂的身上有一股树木的味道。当她说“我们要入睡了”时，她也是这种味道。

“你瞎哼哼什么？”勒斯特说^①，“等到我们到小河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再看到他们了。喏，给你一株吉姆生草。”他把那朵花交给我。我们穿过栅栏，走到空地上去。

^①回到当前。下文中，宋体字皆为当前场景，不再另行注释。

“什么呀？”凯蒂问，“你要告诉我什么呀？是他们让他出来的，威尔许？”^①

“没有办法把他留在家里。”威尔许回答说，“他一直在闹，直到他们允许他出来为止。他出门之后就到这里来了，一直在朝院门外看。”

“你要告诉我什么呀？”凯蒂问，“你是不是以为等我放学回家了，就是圣诞节了？你是不是这样想的？圣诞节要到后天。圣诞老人公公，班吉，圣诞老人公公。走吧，我们跑回家暖和一下吧。”她抓起我的一只手，我们从那些斑驳灿烂、沙沙作响的落叶当中经过。我们跑到了台阶上，跑出了斑驳灿烂的寒冷，跑进了黑暗的寒冷当中。此时毛莱舅舅正把酒瓶放回到酒柜当中。他叫凯蒂，凯蒂说：

“威尔许，把他带到火炉旁边。跟着威尔许去吧，”她说，“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我们来到火炉旁边。母亲说：

“他冷不冷，威尔许？”

“一点儿也不冷。”威尔许回答说。

“给他把大衣和套鞋脱下来。”母亲说，“我警告过你多少回了，别让他穿着套鞋进屋。”

“好的。”威尔许说，“别动。”他给我脱下套鞋，又开始解开我的大衣。凯蒂说：

“等一下，威尔许。妈妈，他不能再出门了吗？我想让他和我

^①1900年圣诞节之前。

一起出去玩儿。”

“你最好让他留在家里。”毛茛舅舅说，“今天他在外面的时间已经太长了。”

“我看，你们两个最好都留在家里，”母亲说，“迪尔西说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”

“哦，妈妈。”凯蒂说。

“瞎扯！”毛茛舅舅说，“她整天被关在学校里。她需要外面新鲜的空气。快去吧，凯丹斯^①。”

“妈妈，你让他去吧。”凯蒂说，“求您了，要不然他会哭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在他面前说这种事？”母亲说，“你为什么还要进来呢？你这样做只是又给了他一个借口，让他再哭闹罢了。你今天在外面的时间也已经够长了。我看你还是哪里也别去，坐下来陪他玩儿吧。”

“凯罗琳，让他们出去玩儿吧。”毛茛舅舅说，“就算外面有点儿冷，也不会把他们冻坏的。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体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母亲说，“没有人知道我多怕过圣诞节，没有人知道。我并不是一个精力充沛、体力强壮的家庭主妇。只是为了杰生^②和孩子们，我也希望自己更强壮一些。”

“你要多加保重，而且不能为他们过度操心。”毛茛舅舅说，“你们两个快去吧。但是不要在外面待太长时间，你们的妈妈会担

①凯蒂的正式名字。

②这里指康普生先生。康普生先生叫作杰生，他的二儿子也叫作杰生。

心的。”

“好的，舅舅。”凯蒂说，“班吉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再到外面去。”

她给我重新扣上大衣纽扣，我们向外走去。“你不给那个孩子穿上套鞋，就要带他出去吗？”母亲说，“你还想让他得病吗？——家里的病人已经够多了。”

“我忘了。”凯蒂说，“我以为他还是穿着的呢。”

我们又走了回来。“你得多用心。”母亲说。“别动。”威尔许说。他给我穿上套鞋。“总有一天，我会‘走’的，到那时，就需要你们来操心了。”“现在，跺跺脚。”威尔许说。“班杰明，过来亲一下妈妈。”

凯蒂把我带到母亲的椅子旁边。母亲用手捧住我的脸，然后把我拥入怀中。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她说，接着便放开了我。“甜心，你和威尔许要照顾好他。”

“好的，妈妈。”凯蒂回答。我们走了出去。凯蒂说：

“威尔许，你不用去了。我自己照顾他一会儿。”

“那好。”威尔许说，“那么冷，我才不想出去呢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。”他走掉了。我们在大厅里停了下来。凯蒂跪下去，用两臂环绕着我，她的光亮的冷冷的脸庞贴在我的面颊上。她的身上有一种树木的香味。

“你不是可怜的孩子。是不是？你有你的凯蒂呢，你不是有你的凯蒂吗？”

“你就不能停止哼唧吗？”勒斯特说，“你这样哼哼唧唧的，

难道不觉得羞耻吗？”我们经过马车房，马车停放在那里。马车新换了一个轮子。

“你坐到车上去吧，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妈妈。”迪尔西说^①。她把我推到马车上。狄比手握着缰绳。“我就想不明白，杰生先生为什么不买一辆新四轮马车呢？”迪尔西说，“这辆旧马车，早晚会被你们坐得四分五裂的。你看看这些破轮子。”

母亲走了出来，用手拉下脸上的面纱，手里拿着一些花朵。

“罗斯卡斯^②呢？”她说。

“罗斯卡斯今天手臂都不能抬起来了。”迪尔西说，“狄比也会驾车。”

“我还是有点担心。”母亲说，“我就是让你们每周给我派一个驾马车的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吧，上帝是知道的！”

“罗斯卡斯的关节炎又犯了，根本就做不了活，您不是也知道吗？凯罗琳小姐。”迪尔西说，“您还是上车吧。狄比驾车驾得和罗斯卡斯一样好。”

“我还是有点担心。”母亲说，“我们还带了一个孩子。”

迪尔西走上台阶。“您把他叫作孩子？”她说，挽住母亲的手臂，“他是和狄比一样大的小伙子了。如果您要去的话，就上车吧。”

“我还是担心。”母亲说。她们走下台阶，迪尔西把母亲搀扶上车。“也许马车翻掉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”母亲说。

①班吉看到马车，想起1912年跟着母亲康普生太太去已经去世的康普生先生的墓地的情景。

②迪尔西的丈夫。

“您这样说，不觉得羞耻吗？”迪尔西说，“您难道不知道吗？就凭一个十八岁的黑人小鬼，是没有办法让‘小皇后’撒腿飞奔的。它比狄比和班吉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都大。狄比，听着，别惹毛了‘小皇后’。要是你驾车不能让凯罗琳小姐觉得舒适的话，我就让罗斯卡斯好好揍你一顿。他还不至于现在就打不动你了。”

“好的，妈。”狄比说。

“我就知道一定会出事的。”母亲说，“班杰明，不要吵。”

“你给他一朵花就行了。”迪尔西说，“他就是想要这个。”她把手伸了进来。

“别动，别动，”母亲说，“你会把花束弄乱的。”

“你拿紧了，”迪尔西说，“我抽一朵给他。”她给了我一朵，接着她的手缩了回去。

“快走，别让小昆丁^①看见你们，她也会吵着要去的。”迪尔西说。

“她在哪里？”母亲问。

“她在屋里和勒斯特玩儿着呢。”迪尔西说，“狄比，走吧，像罗斯卡斯教你的那样，赶动马车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狄比说，“跑吧，‘小皇后’！”

“小昆丁，”母亲说，“别让她跑出来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迪尔西说。

马车在道路上颠簸着，嘎吱作响。“我真担心让小昆丁一个人

①康普生太太共有四个子女，长子昆丁，次子杰生，小儿子班吉和女儿凯蒂。其中长子昆丁已于1910年自杀。这里的小昆丁是凯蒂的私生女。

在家。”母亲说，“狄比，我最好还是不去。”这当儿马车已经通过了铁的院门，不再颠簸了。狄比用鞭子抽打着“小皇后”。

“狄比！”母亲说。

“我得让它前进，”狄比说，“让它清醒着，直到我们回到牲口棚为止。”

“掉头！”母亲说，“我担心让小昆丁一个人留在家里。”

“这里不能掉头。”狄比说。过了一会儿，路面宽阔了一些。

“这里总可以掉头了吧？”母亲说。

“好的。”狄比说。我们开始掉头。

“当心点儿，狄比。”母亲一面说，一面抓紧了我。

“我总得掉头啊。”狄比说，“吁，‘小皇后’！”我们停了下来。

“你会连马车带我们一起弄翻的。”母亲说。

“现在您要我怎么办？”狄比说。

“你那样掉头，我害怕。”母亲说。

“走吧，‘小皇后’！”狄比说，我们又开始前进了。

“我就知道，迪尔西在我走之后，会让小昆丁出事的。”母亲说，“我们必须早点儿回来。”

“快走，驾！”狄比喊道，用鞭子抽打着“小皇后”。

“狄比！”母亲一边喊，一边抱紧我。我听得见“小皇后”的蹄声，一些闪亮的形体，从我们两边闪过，影子掠过“小皇后”的背部。它们如同车轮一样地前进着。随后这一边的影子在士兵铜像的旁边停住，但另一边却继续平稳地前进，只是变得缓慢了些。

“你们要去做什么？”杰生说。他两手插在裤袋里，耳朵上面